



左手夹着香烟，右手提着钢笔，袅袅的烟雾陪伴着他，在书桌的台灯下，不停地写着，写着，好像他脑中的思考，不停地顺着笔尖流淌在稿纸上。这是儿时，爸爸给我最早、最深的记忆。

多少年以后，我问过爸爸，当时都写了些什么。他告诉我，主要是工作上的事，也有一些排遣郁闷的诗文。因为小，没有机会读过爸爸的那些诗文，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诗文全部都销毁了。这对于我们是遗憾，对爸爸又何尝不是呢？

搁笔了二十多年，爸爸退休后，重新焕发了对诗文的热爱，写出了260多万字的文稿，诗词3000多首，部分作品在《人民日报》《中华诗词》《安徽日报》等全国100多家报刊发表，收入几十部作品集，并多次在国内外获奖，还出国参加文学交流活动。一位老同事说他：“三更灯火五更鸡，也是老翁发奋时，深半未入锦罗帐，不为红装只为诗。”我也曾经戏称，老爸是我们家“归来派”诗人！

读爸爸的诗词，宛如在和爸爸面对面的交流。把阅读感受梳理成线，给我最深的就是一个爱字。在这些诗词表达中，无不闪烁爱的光



如今的孩子们

□黄瑛

鲁迅在随感录中写道：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在街上转，富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在家里转，长大了，都昏天黑地地在上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读完这段话颇有感慨，也由此感知到如今的孩子虽然不容易。

如今的孩子无论家里贫富，都是家中的宝贝，也都是娇生惯养。他们在生活方式上基本上是一个基调，都是娇声娇气地在家里或者学校转。他们可以什么也不去做，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长大后，这些孩子也都差不多是一个基调，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都是昏天黑地地在上转。

工作后，穷人家的孩子自然不能和富人家的孩子比，但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啃老”，太多的无奈让他们啃老显得光明正大，更没有了时间表。我常和许多孩子的家长交流，他们十分感慨，没想到孩子大学毕业而我仍然不省心，不但要参与孩子的按揭买房，同时还必须带孙子。有位孩子的妈妈对我说：“我的脊椎不好，去年做的手术，脊背上装有两块钢板，虽然身体不好，但我仍然需要照管孙子，儿子和媳妇要上班，我不带咋办？”显然，带孙子成为当代祖辈的专利。还有一位家长，说起他的孩子简直要疯，他说他的孩子已经40多岁了，离婚后有一个孩子，如今单身。“我如今既要照顾儿子和孙子，还要帮助儿子还买房的按揭款，我这算什么？也不知这样的生活啥时是个尽头？”

我于是想到自己，20岁参加工作后，当时单位分了一间房，我的生活便独立了。可以说，那时的孩子在工作之后，基本上都是独立的。当时可没有啃老这个词，自然都认为啃老是件很不光彩的事情。不过，我青年时的生活也是非常之难，可在我的心里，生活是自己的，我很留恋那时的生活，单位上的青年人生活都是一样的勤俭节约。有一次，隔壁大哥因为他父亲患病，为了省出给他父亲看病的医疗费，他竟然一个月没买过一次猪肉，他的孩子在那个月中，吃得最好的就是一个蒸鸡蛋，他自己竟然吃了一个多月的酸菜。我于是想到了赡养老人的法律责任。

如今的孩子可不这么想，他们大学毕业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在城市买房买车，理由冠冕堂皇，若不买车买房就娶不上媳妇。这条理由竟然成为他们啃老的惯性需求。有位学生和我交流，他说，老师，你看我我现在是硕士毕业，工作挺好的，自己都已三十好几了，至今不敢恋爱结婚，可面对高额的房价，面对父母，我真正没办法，也很无奈。

另外，我也想聊聊一个相关的话题，那就是老人的赡养问题。不知当今的孩子们是咋思考的？从我所接触的农村老人的实际情况来看，许多的老人都是在寂寞中生活，他们缺少温馨的亲情，缺少关怀照料，甚至有八九十岁高龄的老人还得自己孤单生活。

为此，我作为一名思政课的老师，便结合农村生活中的养老案例，开展班级法律辩论赛。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些孩子却人小鬼大，可他们的内心却有着一杆公平、公正的法律天平。经过梳理，关于农村老人的赡养问题，同学们通过辩论，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是：父母抚养我们长大，赡养父母就是子女无条件的法律义务，假如你需要工作养家，那么，你也可以请护工，但你必须利用周末或节假日回家陪伴父母。有时，我在想，这也许就是“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应。

这也给当今的青年人留下一个严峻的家庭养老问题，这也是国家法律上所明确规定的法律义务。但愿当代的青年人不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整天在社会上昏天黑地地转，要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学会处理好工作与赡养老人的家庭问题，尽量能让自己父母的生活过得好一点。

爸爸的赞美诗

□谢明

焰。在他看来，因机缘的结果，把他的一生和当下的一切紧紧地维系在一起，与之相处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为爱。他深深地爱着工作和生活了60多年的地方，他爱这里的人和事，这里的土地、山川、一草一木。这些的挚爱，从他的笔端倾泻而出。

爸爸是歌颂党和崇尚先辈的人。对党的热爱，对组织的忠诚，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爸爸一生矢志不渝的初心。他由衷地写道：“江有底，海连边，党恩惠万千，与时俱进福增添，创新绩满天。”爸爸对脚下土地的红色历史充满了深深的崇敬。舒传贤是皖西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霍山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在他诞辰100周年之际，爸爸写道：“时逢盛世悼英灵，有口皆碑赞唯宁。甘断头颅争正义，敢抛身骨显忠诚。苍天无语悲心底，大地涌泉化泪痕。血唤后人当革命，千秋万代颂舒卿。”对这些革命先辈的礼赞，折射出爸爸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之趋同，是我能够感受得到的。

爸爸是爱大自然的人。几十年里，他的足迹踏遍了工作地的山山水水。“潞水东流，大别

南屏，宝地艳阳。在奇峰胜景，游人不绝；名山秀水，独特天堂。汉武帝封，右任书额，佛子平湖天下扬。寻幽境，挂龙南岳庙，贡酒茶香。”这是爸爸对它的礼赞。在素有“小黄山”的铜锣寨，他吟出了：“高山峡谷铜锣秀，江北黄山独特优。怪石奇松迎客醉，鸟鸣泉涌乐殊幽。卧牛瀑布天地接，连理松呈姐妹羞。神象欢欣游戏水，钟情倩石吻无休。”汉武帝敕封的南岳山是皖西名山，于右任先生为其题写门额，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于老先生的女婿，屈武先生为此撰写长联，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为南岳庙题写“南岳庙”。对这座名闻天下的名胜，他诗吟：“汉武封衡敕，风光誉古今。于公书庙额，屈老撰联吟。胜境冠遐迩，朴翁题庙文。尝游兼礼佛，四季客如云。”

爸爸是懂得感恩的人。爸爸出身贫农家庭，虽然贫困，家里还是省吃俭用供他读书，使他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人，也因此使他有机会参加革命。在怀念爷爷奶奶的诗中分别写道：“高风亮节处人亲，忠厚传家邻里尊。耕饱豆坊勤为本，节衣缩食苦终身”、“懿范仙游四十年，

秋探石床峰

□黄良顺

枕三枚，即黄帝携客成、浮丘游息处。清因麟嗣辑《黄山志定本》也有类似记载。不管是彼“石床峰”，还是此“石床峰”，作为一座山峰，它的空间坐标不会变化，只是在时间的坐标上，标出了不同的字号而已。至于古“炼丹峰”何时称作“石床峰”，以及史上所称的另一座“石床峰”现状如何，尚待专家考据，不再赘述。

过“石床”，为林地，以松树、杜鹃、栎树为主，林下茅草如毯。循行人履迹缓缓下行约80米，在临近西面崖顶处，有一古建筑遗址，即古庵“万笏林”。遗址坐东朝西，前临深渊，后靠石壁，长15.5米，宽6.9米，石基尚存，门槛完整，其他建筑构件散落一地，其中四块人工凿成、大小相同的弧形块石格外引人注目。块石外壁弧长75厘米，厚18厘米，内壁弧长62厘米，宽60厘米，外形平面为正方形，内壁及两边夹角弧度约20°。每块块石内壁距边11厘米处均有一榫眼，长、宽、深分别为5厘米、2.5厘米、2厘米，四块块石组合，可成半圆拱形。查阅手头现有史料，均不知该块石用途，咨询有关研究人员，亦未果。遗址南“墙”至悬崖边，尚有近40平方米平地，疑为古时万笏林游人晾晒、种植之所。遗址“门口”宽约1米，尚有少量石榜残存，可分左右两边沿山体下行至崖边，有林木可攀，左下有个别石阶残留，异常陡峻。中为豁口，下临深渊。

《黄山志定本》载：“万笏林，炼丹台前茅舍也。僧若水所棲，仅容几席。入其中，则百峰林立，悉出栏楯下。‘万笏林’三字，邹匡题。后程道人君政改造，较前轩敞，今亦圯废。”另据汪洪度（1637-1722）《黄山领要录》载，吴江僧雁黄（即释大涵，于康熙年间游黄山）亦曾重建万笏林。万笏林几建几圯，是否为同一地点，尚不明确，距遗址东面约30米、峰脊北侧有一处人工挖掘过的区域，有少量开凿过的块石，面积约50平方米，或为万笏林肇建时的遗址。

自明僧若水栖住石床峰至今已400余年，从万笏林遗址内生长的松树、杜鹃判断，最后

至今常诵萝我篇。令人最是伤心处，易簧偏逢苦转甜。”诗中对爷爷奶奶浓浓的情怀，感恩之情挥之不去。爸爸年青的时候，爷爷奶奶就去世了，我们这一辈没有享受过隔代亲的惠顾，但从爸爸的为人处世和从政经历看，家风、家教和上辈的言传身教，影响和校准了他的一生，也找准了他的后代。对家人如此，对领导和同事亦然。在怀念同事的诗中写道：“太行南下飞千里，第二故乡是霍山。革命摇篮锤国栋，将民作父数君贤。”

爸爸是善于赞美的人。赞美是蕴含在爸爸骨子里的特质。无论是家事国事天下事，凡遇大事喜事他都会赞美一番。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六十周年时，他写道：“千里挥师大别山，三河抢渡敌心寒。从兹历史开新局，哭别金陵是蒋顽。”在纪念伟大的溧史杭工程建成四十周年，他写道：“溧史杭今名世界，河山重整焕新颜。惊天动地创殊绩，灌溉运输动力添。一代功臣新接老，千秋伟业永相传。辉煌越古今江堰，当代禹公洒惠然。”对大事喜事赞美的同时，他没有忘记普通人，在一首写给服务员的诗中写道：“面含微笑礼仪迎，待客盛情服务诚。宾至如家皆大老，别时谢语赞声频。”赞美，是爸爸一生的关键词。

诗词，溯自远古，辉映现实。爸爸远去多年，但只要捧读这些诗词。我仿佛觉得，我就依偎在他身边，和他进行温暖的对话！

一次圯毁应在百年以内，也就是说清朝中期至民国的近百年时间里，万笏林还曾有重建，但未见记载。

石床峰的时光不会中断，只是万笏林的历史已像那些散落的建筑构件一样，深埋在岁月的尘土中，作为峰之肌肤的森林也在大自然的轮回里不断地更迭着。我们沿着遗址门口的山体下行至崖边，即瑶台所见的石床峰最西端峭壁顶部，手扶树枝，匍匐在突兀而出的崖石上，透过枝叶的缝隙，终于见到现实版的紫玉屏。

紫玉屏是石床峰的点睛之景，峰列五组，呈指状矗立。左起第二峰最高，其上端有开放式豁口，顶立一松，左右各有虬枝，顶为蘑菇状；左一峰略低，上窄下阔，中有三条横切断痕，如人工垒砌而成，顶端有虬松骑立，其枝丫呈扇形向左张开，主干枝丫已枯，与数年前所摄照片对比，枯枝范围大增；一二峰间有一“绣球石”相连，如天桥横架，其下崖壁间有一松，枝丫茂密，苍翠欲滴；第三峰低于第一峰，峰顶亦有一松，主干挺直，松冠与中峰齐平，松右有一横枝，迎客状，枝下有石笋四尊，左高右低排列，如僧朝颺或跌坐；第四、五峰依次呈梯状下挫，其峰顶及崖壁间均有虬松盘绕，间有红叶灌木，甚是妖娆。

清代画僧雪庄曾有紫玉屏画作，与现景几乎一致，当年景区文物管理人员就是据此确认古炼丹台的。遗憾的是峰巅那棵形态独特的松树，在风雨中走过数百年岁月，终于在自然的轮回中走向枯萎，再过百年，拿出雪庄的画作核对，不知是否还能相认？

站在石床峰上，举目远看，西海群峰，远近错列，千奇百态。谷壑之中，山岚缥缈，云海奔腾，且有春花秋叶点缀，历史文化熏陶，实在妙不可言，可谓“观止矣”。只是我们徒手至此，无任何护栏保护，面对脚下万丈深渊，飓鹰冷风，如有失足，将万劫不复，不禁让人腿脚战栗。

那一刻，我突发奇想，能否将石床峰重新开发出来，增加石阶、护栏、观景台等旅游设施，让这处古老的景点再次展现在游客面前，为单调的天海景区增添一抹近在咫尺的风景，也让入住天海的游客有一处绝佳的日落观景地点。

碧水云天

陶程诚 摄



绘秋时大自然与人们生活变化的七言绝句，千百年来勾发了多少人对秋的认知和畅想啊！这条路上没有梧桐叶，只有香樟树，那厚实的泛着绿光的鸭蛋状的叶在微风吹拂下轻轻摇曳，似乎在发出沙沙声，那色彩也似乎在渐变，由叶梢尖处开始渐向淡黄，也发出吱吱声，这或许就是诗意里的秋声吧。

正游思间，一声悠长清亮的吆喝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早市石榴，新鲜又香甜！”一辆小货车后斗里摆得庭庭满满，火红的一簇簇石榴吸引着眼球，一旁头戴太阳帽的中年男子陪着笑脸，迎着来往的人兜售着。我也凑过去，拿起一颗闻了闻，扑鼻子素香，又转个看了看，光鲜油亮，速用手机扫码付款买了两个，也把这秋的水果存入了心海里。转身又前行，走至很远处，依然听到那清亮的吆喝声，这立秋日，不仅石榴红了，也是万物竞相

成熟的时节，是喜庆丰收的时节，这辽远的饱含着深情韵味的叫卖声不就是秋的一种标签吗？不就是秋日成熟、秋日丰盈所发出的一种宣扬一曲秋声吗？

我又想起十多年前，在那武陵山脉崇山峻岭中修建宜昌至万州铁路，秋来时我们踏入工地，开工放炮，举行大干夺高产集体宣誓，誓言抓住金秋好时机，开弓没有回头箭，定把“不可能变可能”，拼搏奋进的铿锵声响彻山谷，又几多风雨、几多寒冬，在又一个秋来时提前实现了目标，铁路通车了，而当年踏入工地时那个秋日里山谷中发出的声音，却化为了永恒，深深烙印在千百名建设者的心间，以至到现在，每当曾经的“宣万人”相聚时，都绕不开那个秋日的话题。我又想到我所在的单位，每到秋日，都要掐着年度时间过大半的刻盘，对经营生产进行总



成熟的稻子是有灵魂的

（外一首）

□叶文俊

江南的稻谷，到了秋天，都成熟
成熟的稻子是有灵魂的

经过水乡的高铁
浑身，沾满稻花香
快速运行的动车组挥挥袖子
赶在前方停下来
迎接共同致富的村庄

一粒米，加上一粒米
填饱生活的胃口
年年增产的稻谷
在机械化作业的工人手心金灿灿

布谷鸟，田埂
带头敲响丰收的蛙鼓
稻黄米白的故乡，抓起一手的量词堆满
祖国的粮仓

晒秋

秋天，一下子多出这么多的农具
镰刀、排桶、脚踏打谷机、竹箩筐、晒垫、耙子、竹扫把
簸箕、扁担、风车……
一粒稻谷，在归仓的途中
农业用最朴素的流程——来迎接

最忙碌的是田埂
耕牛、秧苗、农人早出晚归的背影
都踩过它的脊背
下田去干活
一年四季，田埂像丰收的偏旁和部首
少一笔，都不行

在田埂头顶上
跳跃或飞越的有：布谷鸟、青蛙，以及雨声
放水或关水
田埂，操碎了心

每一条田埂，都是温饱线
江南的秋天，成千上万亩再生产稻，牢牢地将饭碗——
端在
人民的手中



久违的笑脸

□陶樵

幸福，就是一种知足。

幸福，就是……

伴着烈日里的蝉鸣，屋内传出轻柔的声音，“鞋子加大一码，不知道钟爷爷穿上会不会舒服些？”

“爷爷，早饭吃了吗？”

“爷爷，家里可有衣服需要帮忙换洗的？”

清晨，伴随着一缕金色的光芒，太阳出来了，露出了慈祥的笑脸。阳光折射的倒影映入眼帘，周围很静很静，似乎所有的草木都屏住了呼吸，凝聚着心神，盯着那一个身影。那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身影，他往年都会来到这，每一棵树都认识他，他们是最好的朋友。而他又是那样平凡，那样微小，以至于行人看他一眼就将他忘记了。没有人会记起他，因为他就是一位普通的老人。

今早的他依靠在家门的门框旁，眼睛注视前方，眼睛里露出了期盼，似乎在等待什么？电梯“叮”的一声，沉静的楼道变得热闹起来，“爷爷您好”、“爷爷我们来看您啦”，一群叽叽喳喳的戴着红领巾的孩子们涌进屋来，钟老乐呵呵地笑着，一边和大家打招呼，一边让大家坐下来休息。这时，钟老也露出了久违的笑脸。

钟老有两儿两女，小儿子因智力残疾被纳入特困供养。一开始在帮助钟老申请低保时，发现老人的收入超过了低保标准，不符合条件。这时，老人情绪十分激动。如何给钟老家送去温暖？如何将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群众手中呢？我们经常通过走访，陪老人聊天，帮老人与外地孙儿视频连线，渐渐化解了老人心中的疙瘩，从而他也露出了久违的笑脸。

我又念起诗人刘翰的那首诗，虽感怀真切，语句精美，构思乖巧，托物寄情的格调也淡然平和，应是节气意念诗中难得的佳作，但透过全诗的语境，依然可感受到诗人在那个年代的惆怅无奈，尤其是“睡起秋声无觅处”一语中的“觅”字，溶烫着几多沧桑几多思虑几多期待。我想，诗人如生在今当，放在当下，迈在今日立秋日的道上，当抒写出的应是“秋声有觅处”，且一定感慨万物有回响、声声有诗意。

想到此，满眼皆秋色，处处唱秋声，迈开的步履也轻盈了，口中情不自禁地唠叨：金秋丽日好！